

光榮的腳印

顧

工著



光榮的腳印

顧 工 著

工 人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光 榮 的 脚 印
顧 工 著

*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九號

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:5503 開本:787×1092 1/32

字數:67,000字 印張:3 14/16 印數:1-5,000(累計) 000

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第一版第三次印刷

定價(6)三角五分

內 容 提 要

康藏高原在地圖上向來是一片棕褐的顏色，但自從五星紅旗在珠穆朗瑪的峯頂和布達拉宮的門前飄展起來以後，康藏高原上就發生了極其巨大的變化：在地圖上開始出現了一條鮮紅的公路綫，穿越過棕褐的顏色，伸展到了拉薩，而且還在一直向西伸展着……。本書收集的十多篇文章便是描寫築路的英雄部隊，如何緊密地團結了藏族人民，共同來建設着新的康藏；並以如何的英雄氣概，在雪綫以上的雀兒山，在地震區的波密，征服了困難，戰勝了天險，完成了這條盤旋在世界屋脊上的康藏公路。

目 錄

光榮的腳印·····	一
熱愛祖國邊疆的人·····	二〇
從瀾滄江到雅魯藏布江·····	二四
高原上的炊煙·····	二四
雄鷹·····	二九
峯巒下·····	三七
工程員·····	三五
友愛·····	三九
歡樂的山谷·····	六五
金君瑪梅·····	六六
重逢·····	九六

光榮的腳印

當我和修築雀兒山公路的戰士握手的時候，我立刻感動的眼角潮潤了。戰士的手，一個裂口連着一個裂口，一個血斑接着一個血斑，但是他們並沒有把手放進掛在胸前的皮手套裏，他們的手還在掌緊鋼釘，掄起鐵錘，鑿着一方方僵硬的石頭。我想起一位政治委員的話：『在這段公路上，每公里都染着戰士們的鮮血。』起初我只認為是句動人的文學描寫，這時我才深切理解，這是句沒有一絲誇張的形象的說明。

以後，我認識了一個叫王慶雲的戰士，好多人都向我這樣地介紹：『這是個不怕危險的人。』他做過這樣驚人的事：

在這海拔五千多公尺的山頂上，有塊六十多公尺深的和鐵閘一樣的陡壁，而我們的戰士，就要從這陡壁的中腰，開出一條可以平行兩輛載重汽車的公路。這怎麼開哪？只有用炸藥炸。可是又怎麼炸呢？怎麼打放炸藥的砲眼呢？從下面爬上去，這鐵青的岩石，平滑得登個腳指頭尖的地方都沒有；從上面跳下去，掉在深澗裏，都聽不到回聲。

這時候，王慶雲拿了根用牛皮條擰成的粗繩子，一頭拴在山峯的一塊懸崖上，一頭繫在自己的皮帶上，他向連長說：「把黨的任務交給我，把我繫到半空去。」

「能成嗎？」

「能。連長，『山石再大沒有我們的決心大，山石再堅沒有我們的意志堅，』這兩句口號，不是已經成爲我們普通的口頭話了嗎？」

王慶雲吊在高空中，他懸着身子，一隻腳蹬着岩石，另一隻腳還在空中盪悠着，就這樣，他打成了個斜砲眼，點燃炸藥，炸開了一個可以站十個人左右的大豁口。

可是又發生了一個新奇的困難，使得戰士們還不能站在豁口上進行開鑿的工作：有幾塊被炸碎的石塊，都飛落在豁口上面被冰凍住的一塊石岩上，隨時都可能滾下來。這時，王慶雲剛剛坐到山頂上，鬆開腰上的皮帶喘息着，搓着被凍得僵木的兩腿。旁的同志給他端來了一碗酥油茶，他還沒沾到嘴邊，一聽說這事，便立刻又把皮帶繫在腰上，把牛皮繩繫在皮帶上，要求再把他從山頂上吊下去，撬掉這些碎石。

這次，在半空中的工作，起初還比較容易，因爲兩腳可以搭在碎石的上頭，去撬下面的碎石，可是當把下面的碎石撬落下去的時候，上面搭腳的碎石，也就隨着掉下去了，於是王慶雲便像鐘擺似的掛在半空中了。更上面的碎石，像電子一樣敲打在他的皮

帽上，氈靴上，使得他就像鞦韆似的左右盪悠起來。

在我和王慶雲談話時，他還習慣地揉着額上的傷疤。他問我：『你是坐着汽車從公路上過來的嗎？』我回答說：『是的，你們是康藏人民幸福的開拓者。』他聽了顯然很不安地說：『我做的很不够。』

二

在連部的帆布帳篷裏，通訊員在冰凍的地皮上鋪了一層乾樹枝，這就是這裏最優等的臥鋪。副連長問我：『可以睡嗎？』沒等我回答，他接着說：『到雀兒山上的第一天，我晚上查鋪就是這樣問戰士的。其實，不用問，我也明白，是很不可以睡的，在這沒有一寸平地的山坡上，有的戰士半截身子已經滑到帳篷外面去了，雪被溫暖的被子融解成清水。可是你猜戰士怎麼說？』

『怎麼說？』

『他們說：「報告連長，這很好啊！在這鋼絲床底下，還有自來水哪！」戰士們的嘴唇都凍得發青了，還是這樣快樂，真使我感動。我說：「是的，同志們，這就是光榮。」』

連長的感動，又深深地感染着我。連長看着我，似乎已經明白了我的心情。隨手攤

開一份遠路寄來的蘇聯畫報說：『我們這裏的同志，都愛爭先讀到它，因為這會使我們站在湍急的冰流邊上幻想：這裏將來也要修起第聶伯爾河水力發電站式的堰堤；這會使我們走在一片平廣的大草原上幻想：這裏將來也要蓋起一座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式的工廠！』他合上畫報，熱情地說：『就是這種思想，把眼睛看向明天的思想，使我們在這荒漠的祖國邊疆工作，永遠感到是種快樂，是種光榮。』這時，帳篷外面的狂風正捲着沙石，把篷布吹打得簌簌作響，連長把帳篷口拉了拉緊說：『我們今天不住帳篷，康藏人民明天哪會住大樓呢？』

這位副連長的名字叫陳家才，我和他相處的時間並不長，但他那雙聰明的眼睛，却總在我的腦子裏晶晶發光。因為我還聽指導員談過他一九五〇年修築折多山公路的一段故事：

六月的折多山上，正是康藏人民所形容要『淋破頭』的時候。每天早晨太陽微微露出些憔悴的顏色，便被雲霧吞沒，片刻，暴雨夾着鵝卵石似的冰雹，狠命地潑下來。

這時，有堆五公尺高的場方，橫梗在已經全部修好的折多山的公路上。山西面的部隊，乾糧袋已經空了，行軍鍋裏煮着野菜，而裝着大米、罐頭的汽車，却只能停在山東面，急躁地響着喇叭。

把這場方開成寬廣路塹的任務，交給了這個連。在交代任務時，教導員的鼻根上又皺起由於日夜深思而出現的皺紋。教導員說：『工程師計算，這場方的土塊和碎石，共有一千七百立方，需要工時一個月。可是康藏人民希望的是：「快通車啊！」山西的部隊也希望着：「快通車啊！」所以我的命令是：二十天。』

連長沒有一點猶豫地說了個：『是。』全連便立刻在拌着泥漿的石塊中戰鬥起來。有個戰士把一塊二百多斤的山石，放在脊梁上，揹着把它扔進深澗。有個戰士踏在山巔的稀泥上，一直滑到山腰，才被樑樹籐掛住。但他爬上來，却摸着被磨破的皮肉，風趣地說：『算是坐了一次康藏的電梯。』馬上又用鉗子去撬石塊。可是這樣忘我地勞動了一天，晚上統計戰果，才不過七十多立方。

這夜，連長憂愁得一分鐘也沒躺下。天色透明的時候，他召集全連開會，研究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——從大山上挖道深壕，匯聚雨水，冲平小山。

戰士們挖着深壕，精神更加抖擻，信心也更高了：

『雨水啊！我們要改造你，要你爲人民服務。』

果然，不出三天，雨水便馴服地匯聚在深壕裏，急湍地冲向小山，小山的泥漿涮清了，小石子也給冲跑了。於是大家推掉大石塊，不到七天，這裏已成了一條平整的大路。

那時我聽完指導員的這段敘述，曾由衷地讚譽：「你們都是最勇敢、最聰明的人。」但指導員却誠樸地說：「在我們看來，這些的確很平凡、很普通。我們每天做着這樣的事，每天見着這樣的人，所以我們就總感到不算個啥！」

指導員這「不算個啥」的幾個字，更深深地打動了我，使我聯想起王慶雲的那句：「我做的還很不够。」這種謙遜的革命氣質，是這裏每個人心靈中共同生長，行動中共同流露的氣質。在英雄的襟懷中，永遠把一切的英雄行爲，當作是應該做的、必須做的。

三

康藏的藍天，像一池澄澈的清水，即使有一兩朵潔白的雲絮，也和山嶺上銀色的積雪一樣，恬靜熨貼地平鋪着。金色的陽光，洒在戰士們剛從山窪裏拾來的枯草堆上。枯草舒散着一種乾鬆的暖氣。我和一個叫吳海舟的戰士坐在這裏，都把皮大衣脫下來墊在手下。

這戰士是個船工出身，但他現在却醉心地愛着這片山嶺、草原。我問他爲什麼，他說：「因爲這裏也是祖國啊！我不管走到祖國的哪裏，我都覺得像是走到了自己的家門

口。」這種把「祖國」和自己緊密擁抱起來的思想，這裏的一位文化教員曾用幾個簡潔的文字表現出來：

祖國的土地

每寸我都熟悉。

不論走到哪裏，

都有親人在呼吸。

前幾天，文化教員給我看這些字句的時候，他還有些靦腆地說：『我不知道這能不能叫詩，不過這是我們這裏的同志都有的一種感情，一種思想。』我想：這是一種最單純的自豪的感情，這是一種飽和最深厚的愛的思想。當我聽人說到吳海舟在砍伐木料中的一件小事的時候，我就更深切地感覺到這點。

十月裏的查拉河心，薄薄的冰片已經像浮萍似地飄蕩着。但戰士們還光着腿在江水裏淪來淪去，用泡軟的枝條，把從高山上砍下來的樹樑，編成一排排的木筏。順着每秒鐘流速五公尺的急流，冲向幾十里外架橋的地方。

有塊木筏冲出幾公里遠，在江心的一塊礁石上面撞散了，樹樑像魚一樣地游散。這

從幾千公尺的高山上運下來的木材，眼看就要碰在亂石上，像洋火棍一樣地折斷。必須趕快打撈。

可是怎敢跳到江心去呢？誰都知道五十公斤重的大石頭，扔到江心就被沖跑了；幾百斤重的牦牛，跑到江心，就被沖翻了個。吳海舟也很知道這些，但他更知道：架橋的同志在等着這木材，汽車在等着架橋，更前面的部隊在等汽車，因此這木材決不能損失。何況別同志又不會水，只有自己還比較在行呢。於是，他就拿根繩子拴在腰上，叫別的同志拉着繩子，然後穿着棉衣跳下了急流。

岸上的同志，看見吳海舟抱住了一根粗大的樹幹。同志們想要拉他上來，但水沖得太猛，逆着水流硬拉，怕把他的腰扭斷了。只見那樹幹一翻滾，便把他捺到水底下去了。他又立刻從水裏翻滾上來，伏在樹幹上。又下去了，又上來了，下去了，上來了……人和樹就這樣上下翻騰着，一直沖下一二百公尺。

岸上的同志，牽着繩緊緊地隨着追跑，直追到一個漩渦的地方，才站住腳，只見吳海舟還緊攬着那樹幹，在漩渦裏團團地打轉。同志們用繩子把他和樹幹一起撈救上來的時候，他的半邊臉已經磕破，嘴唇凍得青腫，肚子被水灌的有些鼓脹。同志們體惜地說：『休息吧！』但他却說：『汽車還停在橋邊呢。』說着又跳下江水，去撈第二根，第

三根……。

這些木材現在已經成爲一座座壯麗的橋梁，座落在他的背後。但他和我談話時，却總是把眼睛看向前方，我們坐的草垛旁邊，就是條牦牛或馬蹄踏出來的小路，這小路蜿蜒伸向拉薩。我想：從我們坐的地方，到達國防的西綫，還有多少公路等着他們去修，多少橋梁等着他們去架，多少峻嶺等着他們去開；那又會有多少困難，多少危險在等待他們啊。可是他們會怎樣想呢？

『前面還有很多艱鉅的任務呢！』我說。

『是啊！』他拾起一根地上的青稞，振奮地甩了一下。

『感到繁重嗎？』我想更深地了解。

『不，我們越往前看，就越覺得高興，就越覺得生活有意思。今天在這兒建設好了，明天我們就往前走了。明天在那兒建設好了，後天我們就更往前走了，一步一個腳印，一步一個腳印，這樣留下的每個腳印，都是我們的光榮，人民的幸福。』

熱愛祖國邊疆的人

今天陳明德在皮軍衣的外面，罩上了一件簇新的卡嘰布的軍服，因為他皮衣的肩上已被挑土的扁担磨破了；皮衣的袖子上，也被石子崩的綻出些纖細的羊毛。他把新發的符號，在左邊的口袋上，用手指比了比齊，認真地縫上。

陳明德老遠就看見，慶功會場上的紅旗，在墨綠色的山谷中，招手似地飄展着。陳明德已經是第六次走進這『功臣門』了，但每次他都要浮上這樣的念頭：『沒有黨的領導，我怎麼會有今天？』

過去，他的母親，因為交不起租子，差點兒讓地主扭斷了頭髮。他被抓到蔣匪軍的『補充團』，整天整夜地關在一間小黑屋裏，裏面擠滿了一羣面黃肌瘦的青年人，有的向門外這樣懇求：『讓我出去解個大手吧！』門外戴着美國船形帽的哨兵，就戲謔地叱喝：『痾在你自己的飯碗裏吧！』有一次他因為早喝了一口稀飯，就讓團管區的一個頭目，打了八大板，直到現在他的手指，還有塊不長汗毛的傷疤。他受蔣匪幫的『軍訓』的時候，腳上長滿了疥瘡，還要用力『啪啪』地正步走；他跑步因為兩臂夾的不緊，

『長官』就在他的脇下，塞上兩塊瓦片，什麼時候都不准掉；還有次因為『長官』用抽大煙的嗓門，嘶啞地喊了聲，『立正』，他站在隊裏，忍不住鄙夷地笑了，那『長官』就用刺刀，挑起一堆馬糞，撬開他的牙齒，塞進他的口腔……。

陳明德含着這一切憎恨和羞辱，在淮海戰場上被解放了。當我們的同志，親手給他端來熱騰騰的蒸饅的時候，他開始感到了生活的溫暖，在黨的教育下，他更看見了生命的曙光。入黨後，他只有一個堅定的思想：『永遠要把黨的利益放在前面，個人利益排在後面。』

部隊開始進軍西藏，他帶着沒有痊癒的身體，從醫院裏趕回來。部隊翻過一座座的雪山，雪山上一片銀白，反射着強烈的光芒，人們就像陷在一盞巨大的探照燈裏。那時誰都沒有風鏡，有的用墨汁塗黑了眼皮；有的從衣服裏面，撕下些紗布，遮住瞳仁。大家每走一步，半截腿肚就埋在雪裏。可是陳明德只要一上山頂，就從肩上卸下自己的背包、工具、槍枝，然後又下到半山腰，把別人挑着的行軍鍋，放到自己的肩上。

在二郎山下，修建沙坪橋。挾帶着一些雪粒的寒風，從山口間吹襲過來。但陳明德和許多同志只穿着一條小褲衩，站在水裏撈石頭，有塊光滑的卵石，不知怎麼一滑溜，就把他的手指砸破了，鮮血從河底冒上來。連長說：『你到岸上休息去吧！』可是他想：

『輕傷不下火綫，這才是共產黨員！』他端起水壺，又喝了兩口燒酒，對連長說：『不，我可以堅持。』他就照樣站在水裏，直到立起了最後的一根橋柱。

十二月間的雀兒山，像是披着一件冰雪的外套。他們到了這裏，用鐵鍬、洋鎬，使勁地砍地，地上只留下一道道淺淺的白痕——地凍了好幾公尺。『這麼辦哪？』陳明德又開始苦苦思索了：『用火來燒吧！』他開始試驗了，從山下拾了一捆捆的枝柴，堆在山頂冰凍的地面上，趁着收工的時候，點着枝柴，大火熊熊的燒起來，冰雪立即溶化了。第二天，這塊燒過的土地鬆軟了，一鏟一塊，一鉋一條。這樣全連的平均工效，從一立方多，一下子就提高到三立方。

他們又和機槍連展開了打炮眼的競賽。陳明德和另外兩個同志，不歇氣地幹了一天，心想：『這回可差不多了。』誰知道到晚上統計，機槍連的同志打了五公尺，而他們哪，只有四公尺八。『這麼能行？』陳明德當時就找同志們在工地上研究，有的說：『總要有一個人蹲在邊上，往炮眼裏灌水太費事。』有的說：『涼水灌在炮眼裏，一下就凍住了，連鋼鉗都不好往外拔。』他們找出了今天工效落後的主要原因，他們又研究出了明天改進的辦法：『在鋼鉗上綁個小水壺，灌上熱水，讓它自己往炮眼裏滴噠。』第二天，就這樣幹了，晚上一收工，相互報告一天的工效，機槍連的同志吃了一驚：『啊！